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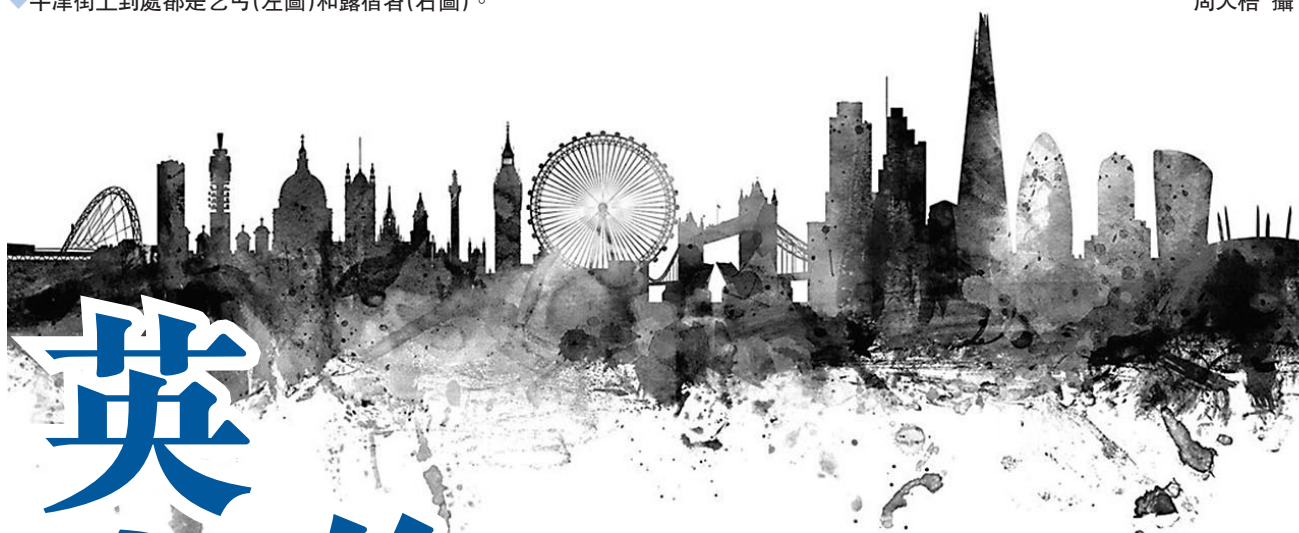
人數一年增9% 逾1600人首次睡街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周天梧 倫敦報導）位於倫敦市中心的牛津街是英國以至全歐洲最繁忙的商業街，幾乎英國所有大型百貨和主要跨國品牌都在這裏設有分店，但近年在牛津街的名店門外，卻有愈來愈多的露宿者聚集，成為社會甚至政治問題。最新數字顯示，4月至6月間倫敦的露宿者人數按年上升9%，而且當中一半都是第一次露宿街頭，顯示倫敦租金與通脹飆升對低下階層生活的影響有多嚴重。



◆牛津街上到處都是乞丐(左圖)和露宿者(右圖)。

周天梧 攝



英高通脹租金壓垮基層 倫敦露宿者佔領名店街

倫敦議會上周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4月至6月間全倫敦約有3,272名露宿者，較去年同期的2,998人上升9%，當中1,614人更是首次露宿街頭，比去年同期多12%。這些露宿者大多集中在倫敦市中心的購物區一帶，當中尤以牛津街的情況特別嚴重。

坐在倒閉商店門外行乞

英國傳媒近日亦非常關注牛津街一帶的露宿者問題。每晚當牛津街上的名店結束營業關門後，這些露宿者都會帶同僅有的家當，走到名店大門外鋪設簡陋的床鋪，席地而睡；有些露宿者更會用在街上拾取的紙皮或超市取來的購物車築成簡單的屏障，以保障私隱。

這些露宿者在名店門前過了一晚後，大多必須在清晨商店開門前收拾離開，然後轉到附近的連鎖咖啡店為電話充電，或者躲到商店後門等較不起眼位置。不過也有些露宿者日間會繼續留守在名店門外，或者坐在沒有保安驅趕的已倒閉商店門外，向途人和遊客行乞。

半數英公民 三成歐移民

為倫敦議會提供露宿者數據的「露宿者綜合資訊網絡」(CHAIN)指出，倫敦露宿者人數增加的主因是生活成本飆升及可負擔房屋嚴重不足。數據顯示，倫敦的露宿者中，約48%是英國公民，約30%則是從歐洲來英國尋找工作機會的移民，而當中又以羅馬尼亞人佔大多數，約佔露宿者總數的11%。

24歲的費爾南多是牛津街其中一名羅馬尼亞露宿者，他已經在倫敦街頭露宿了4年，他表示睡在牛津街的很多都是同鄉，他們身無分文，三餐不繼，只想等到機會取得簽證在英國工作。同樣來自羅馬尼亞的26歲男子雷維卡說，單是牛津街就約有50至60名羅馬尼亞露宿者，他表示在英國幾天的工資就等於在羅馬尼亞一個月的收入，「這種生活（露宿）並不容易，我也不想這樣，但我想養家活口，帶他們來這裏過新生活。」

政府疫情時助露宿者被指門面功夫

新冠疫情期間，英國政府實施破天荒措施，安排倫敦所有露宿者入住由政府提供的臨時居所，包括因疫情而持續空空的酒店。不過隨着疫情過去，社會復常，大多數獲得臨時安置的露宿者都已經回到街頭。

協助露宿者團體 Whitechapel Mission 表示，每日大約有350名露宿者在團體辦事處外輪候免費早餐，當中雖然仍以男性為多數，但近期也愈來愈多年輕女性加入輪候的行列，認為當局在疫情後沒有長遠計劃去協助露宿者。

英國政府如今揚言要在2024年解決英格蘭的露宿者問題，但另一個專門幫助露宿者組織 Homeless Link 的行政總裁 Henderson 認為，這個目標不但不切實際，倫敦露宿者的人數今後更會只升不降。

來自愛爾蘭的60歲露宿者湯米表示，英國政府根本無心幫助露宿者，他認為疫情期間為露宿者提供臨時居所的措只是「洗太平地」的表面功夫，「如果他們當時可以這麼輕易地做到，為什麼之後沒有繼續？」

逾8.3萬兒童住臨時收容所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周天梧 倫敦報導）在租金高企和生活成本高昂下，倫敦無家可歸者問題日益嚴重，他們當中只有部分選擇露宿街頭，更多是住在政府或慈善組織提供的臨時收容所。

倫敦地方議會聯合調查今年3月至4月，倫敦所有區政府最新的無家可歸者數據。在英國，無家可歸者（homelessness）不僅指露宿者（rough sleeper），也包括那些居住在臨時收容所或不安住所的人。

據估計，調查期間共有169,393名倫敦人住在臨時收容所，包括83,473名兒童，相當於平均每個學校班級中，就有一名學生是住在臨時收容所。聯合呼籲英國政府通過提高地方住屋津貼、支持地方議會購買私人物業、增加無家可歸預防補助金撥款等措施，支持地方議會幫助陷入困境的居民減輕住屋負擔。很多無法正常租樓的家庭，都只能暫住在民宿等旅館，也有很多年輕人只能借住在朋友的家中睡沙發（sofa-surfing）。

英國慈善機構 Crisis 政策和社會變革主管阿爾巴尼斯認為，這些數據「令人震驚」。她說，這些數據的背後是無數人的生活無法保障，「他們沒辦法為家人烹煮健康菜餚，孩子們在擁擠嘈雜的環境裏溫習功課，為家庭奮鬥的希望被磨滅。」阿爾巴尼斯說：「這是發生在倫敦乃至英國各地成千上萬被困在臨時收容所的人身上的故事，這說明我們做得還不夠，沒有為他們提供迫切需要的真正負擔得起的房屋。」



◆牛津街露宿者「地盤」的行乞紙牌上寫着「A home is the answer」（一個家就是答案）。

周天梧 攝

行乞紙牌「一個家就是答案」 控訴無家可歸之痛

記者手記

牛津街是英國以至全歐洲最繁忙的商業街，不少外國大使館亦都設於附近，不過記者7日傍晚在街頭所見，牛津街上到處都是露宿者和乞丐，幾乎每隔幾步就有一人。

在馬莎百貨正門轉角處，就有一處露宿者留下的「地盤」，旁邊留下的行乞紙牌上寫着「A home is the answer」（一個家就是答案），控訴着被迫無家可歸的痛苦。

雖然牛津街大部分露宿者都是「晝伏夜出」，不過記者所見，仍有不少露宿者坐在較不起眼處，例如商店轉角位或是空置店舖外，沒有商店保安或警員驅趕，途人及遊客一般也不會理會他們。

牛津街旺丁不旺財

事實上自新冠疫情以來，牛津街就開始陷入蕭條，滿街露宿者只是這條高級商業街衰落的表徵之一。由於租金高

昂，愈來愈多大型品牌撤出牛津街，導致街上「吉舖」處處，又或由名店變成一些專「宰」遊客的冒牌貨紀念品店，例如被指是犯罪集團洗黑錢用的所謂「美式糖果店」。

不少商戶負責人都表示，雖然牛津街的遊客仍然絡繹不絕，但生意愈來愈差，只是「旺丁不旺財」，認為與牛津街漸漸失去以往的高檔格調有關。

商戶認為，負責牛津街管理的西敏區政府和主要業主，應該參照鄰近攝政街（由英國王室名下的皇家財產局擁有及管理）的做法，嚴打露宿者、整頓市容，令牛津街恢復昔日光輝。

報道指，倫敦西敏區政府亦正與商界合作，希望重振牛津街，包括會在今年秋天起斥資1億英鎊，進行行人道改善及綠化工程，同時將推行總值1,000萬英鎊的計劃，讓有特色的小商戶免費租用牛津街空置舖位，以提升整體活力。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周天梧 倫敦報導



◆牛津街是英國以至歐洲最繁忙的商業街。周天梧 攝

丐幫集團式霸地盤 恃人多欺凌露宿者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周天梧 倫敦報導）牛津街露宿者多，乞丐更多，而且這些乞丐很多都是屬於有組織的大型「丐幫」集團，他們會與露宿者在白天爭奪「生意」最好的位置，例如商店門外或提款機旁，不少露宿者更會被「丐幫」暴力對待，不得不撤到其他地區。

化名Ron的露宿者表示，他就是因為被「丐幫」集體針對，所以只能搬離牛津街一帶。Ron表示，這些「丐幫」成員是有組織的羅馬尼亞人，他們有固定住所，每早就會由專車送到牛津街，分批霸佔最好「生意」的地點，然後一坐就坐上12小時，遇到已經先霸位的

露宿者，這些「丐幫」成員就會恃人多勢眾強硬霸佔位置，趕走露宿者，而大多數露宿者都因為怕事或怕被打選擇離開。Ron又說，他在牛津街睡了5年，親眼見證「丐幫」人數愈來愈多，估計現在已經有數百人，行乞範圍遍及整個倫敦市中心的主要街道。癮君子乞夠20鎊即走

除了「丐幫」外，還有一批癮君子會經常與露宿者「爭地盤」。報道指，這些在牛津街行乞的癮君子有固定「行規」，每人只要乞到20英鎊後就會馬上離開，前往跟附近的毒販交易，其他癮君子則會隨即佔據他的位置繼續行乞。

抵英後不獲支援 烏難民淪落街頭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周天梧 倫敦報導）英國政府在俄烏衝突爆發後推出所謂「烏克蘭家庭」計劃，協助烏克蘭難民在英國各地覓得居所，包括寄宿家庭等，不過不少難民抵英後卻沒有獲得足夠後續支援，更有人因此淪落街頭。

44歲的謝爾蓋從烏克蘭逃到英國後，最初獲倫敦西部伊靈區政府接手，安排入住當地的寄宿家庭，不過很快謝爾蓋與寄宿家庭之間就出現摩擦，雙方關係

急劇轉差後，他不得不搬離寄宿家庭。謝爾蓋之後在愛爾蘭獲得短暫收容，但這個安排近日結束後，他只能返回伊靈，並開始在伊靈火車站外露宿。

謝爾蓋表示，他曾多次聯絡伊靈區政府，希望獲得安置，但遲遲未見回音。由於所有重要身份證明文件都在他身上，他晚上都不敢入睡，擔心家當會被人偷走。他批評英國政府對他不聞不問，擔心繼續睡在街頭會被人襲擊。